



金史卷七十六

宗豐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富列傳第十四

皇太宗諸子

儲並宗磐

顯宗宗本

睿宗泉

宗豐宗幹

必克永元

太宗襄十四

本名蒲盧虎

本名阿魯蕭玉附

本名斜也

本名幹本

本名元奴

本名永慶

宗固

宗義

宗充

宗亮

宗袞

宗袞

本名胡魯

本名李吉

本名神土懋

子檀奴等

本名梧桐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盧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隣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字束幹烈鶻沙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幹魯宗翰宗幹魯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卽位爲尙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卽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爲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旣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

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闕

善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又言式丞昧然并文廷賦國祚正統以文神不喜  
不知又云曼子餘里典當大書國是亦會與上宗本  
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  
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  
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  
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  
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  
爲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  
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  
宗本傳中

乾隆四年校刊

金史卷七十一

列傳

三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爲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亮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尙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他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無以外患爲慮若太傅爲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

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爲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爲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旣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

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离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卽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卽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

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旣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旣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

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按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尙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

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鞠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幽王斛孛束瀋王幹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尙書省令史爲禮部尙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尙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尙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

臣以已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爲相蕭斛律爲左司郎中趙德恭爲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已意汝等能不以已意愛憎爲子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



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  
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賂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  
判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  
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爲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  
爲尙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  
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卽  
召玉至內閣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旣而擲之曰此非所  
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對  
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

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  
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  
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  
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符堅比朕朕欲斷其  
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  
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  
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卽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  
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  
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  
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

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爲不足必  
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  
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  
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  
以快其毒王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  
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  
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  
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  
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

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  
爲後世監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  
諸班勃極烈杲爲吳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  
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  
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  
天輔五年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  
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  
受金牌耶律余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  
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

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  
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  
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  
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霞末  
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  
無鬪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  
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  
二百牛五百騾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  
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  
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

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  
卽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  
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  
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  
給曰乞明旦來降於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納合  
鈍恩蒲察婆羅偃諸甲拔剔隣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  
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  
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爲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  
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灤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  
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

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  
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灤會軍時  
遼主在草灤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  
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撻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  
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刺踰  
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灤分遣諸將招  
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  
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  
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

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  
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  
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捏里移  
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  
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  
卽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  
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  
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强大  
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  
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

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  
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  
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  
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  
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  
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  
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  
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  
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幹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使  
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

希尹等見上于太灤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灤杲上  
謁上追遼主至回鹘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  
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卽令聞奏太祖  
定燕京還次鴛鴦灤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  
宗卽位杲爲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  
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  
伐宋獲宋立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  
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諡曰智烈子字吉

宗義本名字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海

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勲  
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  
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  
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爲撒离喝與其子宗  
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  
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  
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某王印書  
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  
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覷事勢再通往  
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瞭

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  
中女直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  
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有舊稱以是殺宗義  
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玉隈喝及魏王幹  
帶孫活里甲遙設詐書無活里甲海陵見其坦率善脩  
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爲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  
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里野景祖  
孫謾都訶次子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  
陵妃大氏女兒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  
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

死遂得免後封爲王授世襲千戶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蒲馬孛論出阿魯隈喝並贈龍虎衛上將  
軍曷濟哈太子孫少府少卿里其妻不憚文武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  
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  
前左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  
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  
埜之馬杲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  
祖旣攻下黃龍府卽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  
卽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

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  
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  
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卽以兵三千屬  
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  
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  
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  
糧餽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  
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  
鴛鴦灤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  
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

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  
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灤杲  
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遜  
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  
宗卽位宗幹爲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  
典庠序設選舉治歷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  
詔中外十年熙宗爲諸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  
烈熙宗卽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  
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

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  
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  
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  
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  
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  
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  
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  
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  
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  
陵簞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



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諡明肅  
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  
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  
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閑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  
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  
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  
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  
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  
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  
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諡忠

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充亮  
充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五示也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  
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  
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  
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  
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士  
猛安忽隣河謀克海陵弑徒單氏以充嘗為徒單養子  
因并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

贈榮祿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爲宗正丞耶補兒爲鎮國上將軍後爲同知濟南尹事爲龍濟軍節度使與阿魯白衣數大謀軍時魯魯士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卽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爲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

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爲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箠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啓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濬州防禦使幹論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

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主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疋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爲立祠

究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爲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爲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交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究羅都元帥府立樞密院究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爲究輟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又進究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究妻烏延氏正隆六年坐與奴爲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泥烈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泥烈究子阿合大定中爲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

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爲汝遷官勿爲不善當盡心學之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爲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尙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尙鬪爭其母妃命家奴摔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爲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笞二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尙

孰寢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爲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爲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尙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尙所爲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爲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袞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鷺強悍海陵不喜其爲人初爲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爲吏部尙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

死袞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  
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  
中以蒲家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瓦與蒲家  
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  
謨盧瓦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蒲  
家奴戚圓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  
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  
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  
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剖侍郎耶律慎須呂就西京  
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

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圓福奴并日者皆凌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歷明時行天子之  
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爲海  
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  
旣鮮而亦不免於僂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  
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朴善何其少煥昏于其世可以歸世變矣

猶無而亦不與於其世秦蕪而不宗出世宋與國四  
契而錄宗禱之對又不幸而亦或刻姑其于將之昌錄  
事如一分之典果宗禱錄故之也之矣果于宗禱為錄  
贊曰金蕭斷斷契契相繼五世去其宗即却行天子之  
金史卷七十七共蠶兵圖師攻并日香香麥蠶蠶死

金史卷七十七

宗禱元中書右丞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大列傳第十五

宗禱

本名兀朮

宗禱

本名李迭

張那昌

宗望宗禱為劉豫

宗禱本名幹啜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太祖

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灤

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禱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字  
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禱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

乾隆四年校刊

金史卷七十七

列傳

三

入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灤畋獵尙未去可  
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  
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  
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  
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爲右副元帥狗地淄青宗弼  
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  
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  
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  
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

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  
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  
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  
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  
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  
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  
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  
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  
來拒戰鵬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  
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幹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幹里也

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沂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訖魯補木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

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



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綱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五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

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藩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尙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

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尙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  
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  
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  
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卽舉  
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  
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  
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  
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  
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

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  
眷三年也土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  
千竝加忠承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  
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  
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  
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  
宗弼北還軍與宰相同入奏事俄爲尙書左丞相兼侍  
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尙書省西  
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旣渡淮

以書責讓宋人宋人荅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  
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敝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  
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下勞之  
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  
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  
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  
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  
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  
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

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隆命亡氏踣其國家臣  
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宗弼進拜太傅廼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  
珮璫玉冊冊康王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  
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  
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  
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  
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  
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  
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

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  
詔荅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  
領行臺尙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諡忠  
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子孛迭  
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爲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  
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爲右  
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  
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爲真  
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  
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爲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

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  
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  
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  
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爲嫌  
國家視京府一也况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  
魯與徒單斜也爲室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  
詣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貴海陵  
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  
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爲莘國  
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

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卽以爲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卽捕繫亨以聞工部尙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

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竝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爲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卽奮鎚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

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人之心贊曰宗弼感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爲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

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尙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旣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衮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卽位罪以隱事殺之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  
刑徙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  
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  
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  
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  
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  
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  
之初康王旣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  
合兵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  
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

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爲豫求  
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  
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旣策爲藩輔稱臣  
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竝從帝  
者詔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旣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  
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  
則立其餘竝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  
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  
境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  
降宋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爲州

張孝純等爲宰相弟益爲北京留守母翟氏爲皇太后  
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爲阜昌元  
年以其子麟爲尙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  
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  
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  
于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  
畧故也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  
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  
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  
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

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  
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閣  
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  
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  
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  
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  
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  
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  
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  
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



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江南北  
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  
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  
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  
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  
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  
詔廢齊國降封豫爲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  
臺尙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  
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  
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

統三年薨子麟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廕補  
將仕郎累加承務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  
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  
國建以濟南爲興平軍麟爲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  
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明年爲齊尙書  
左丞相明年從豫遷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  
豫請立麟爲太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  
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及朝廷議廢齊  
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撻懶以軍廢豫止  
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撻懶諭麟止從騎南岸獨召

麟渡河因執麟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尙書左丞復爲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灤遼都統馬哥奔擣里撻懶收其羣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灤留輜重于草灤使撻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輔其衆遂以撻懶爲奚六路軍帥鎮

之習古迺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迺婆盧火迺合於撻懶久之討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啜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畧爲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离保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爲已比命習古迺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卽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

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葛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爲九猛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

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狗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括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狗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爲左

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爲帝號大齊豫爲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爲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旣退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

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爲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爲行臺尙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撻懶二子幹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爲都元帥再

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  
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安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  
綱常斃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援立石晉以  
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  
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  
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  
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  
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  
哉

金史卷七十一

乾隆四年校刊

金史卷七十一

七

金史卷七十七

金史卷七十七考證

宗弼傳宋主自揚州奔於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宋

通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

江西

金史卷七十七考證

西

金史卷七十八

命始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六

車賦劉彥宗劉萼

劉仲誨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怛唐盧龍節度使石

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

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

雅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

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

乾隆四年校刊

金史卷七十八

列傳

一

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爲南京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灤不豫還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推張敦固爲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貫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于稼穡未幾大舉伐宋

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闈母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充國公諡英敏子萼筭

萼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閣門祇候天輔七年授禮



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叅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爲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萼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旣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

筈彥宗次子幼時以廕隸閤門不就去從學遼未調兵而筈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筈爲扈從授左

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班閤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閤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爲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

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筭討論者爲多  
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  
人勝其居曰行宮筭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勝  
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之奉金珠三十  
餘萬而筭不之顧皆歎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爲行臺尚  
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  
吏之濫雜者筭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其所用  
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  
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  
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爲有警卽令

北軍入居之筭曰今天下一家孰爲南北設或有變軍  
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  
其後竟從筭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  
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筭曰三小州不足爲  
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  
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筭議陝西邊帥請完汭邊城郭以  
備南寇筭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  
結怨况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  
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  
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

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  
筭自爲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卽位意  
頗鄙之及筭求致仕詔畧曰不爲暗於臨事不爲詔於  
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筭因慚懼而死年五十八子  
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  
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  
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  
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  
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

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玉田縣令李  
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  
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  
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馱次縣  
捕得強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  
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  
擇老穉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  
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  
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  
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

東宮請增收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爲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

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頰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克閣門祇候調莘縣令召爲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閣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閣門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館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館殿上不雙詭詔頰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魯館對拜時竝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忬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頰家本忬後詔賜頰錢三百貫改葬

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  
前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  
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卽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爲知  
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  
起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  
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  
闢廣東宮周墻頰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爲  
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  
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

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  
雲內縣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爲吏房副都承旨轉  
都承旨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  
守丁母憂起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  
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  
奚王回離保在盧龍嶺立愛未敢卽朝見先使人來送  
款曰民情愚執不卽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  
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  
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竝  
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

回鹘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荅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幹號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

覺爲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衆怨望覺遂叛入于宋立愛旣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久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賻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爲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爲都統經畧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

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

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諡簡懿韓鐸字振安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勲賢之子行已蒞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

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金史卷七十八

中書在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大列傳第十七

南古 鄺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千可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用 廉王倫 魏士淵

鄺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為七百人長澤死調成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成軍亂殺其統制趙

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  
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  
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  
齊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  
用廉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弩手  
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  
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  
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  
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  
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

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  
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  
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論之謂之調  
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  
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歛怨將士縱或  
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  
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  
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  
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  
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

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  
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  
也旣而江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爲知言初瓊去毫未幾  
宋兵陷之而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  
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鐻衛經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  
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  
下者凶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  
毫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毫凡六年毫人德  
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  
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官年五十七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  
宣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衆  
爲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  
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  
中最勇鷙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  
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  
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  
如此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  
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  
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

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都  
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官羨粟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  
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  
占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乘夜踰城遯去已  
而殺人亡命爲盜宋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  
鈐轄聞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  
財物渡河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爲沿江招捉使彥舟暴  
橫不奉約束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  
宋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

弼取河南克鄭州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  
州防禦使討平太行車轅嶺賊從征江南渡淮破孫暉  
兵萬餘人下安豐霍丘及攻濠州以彥舟爲先鋒順流  
薄城擒其水軍統制邵青遂克濠州師還累官工兵部  
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  
南京留守彥舟荒于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  
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其官屬負官錢私其  
妻與折券惟破濠州時諸軍凡係獲皆殺之彥舟號令  
毋輒殺免者數千人頗以此稱之然自幼至老常在  
行伍習兵事知利鈍海陵欲以爲征南將佐正隆五年

除南京留守彥舟有疾朝臣有傳彥舟死者而彥舟尚無恙海陵盡杖妄傳彥舟死者以激勵之無何竟死於汴年五十五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云  
徐文宇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尚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後隸王龍圖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校尉東還破羣賊楊進等轉承信郎宋康王渡江召文爲樞密院準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功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是時李成

孔彥舟皆歸齊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大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于齊齊以文爲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侯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蔣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自將精銳潛師襲

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之擊走宋將戚方河南旣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馬充行軍萬戶從宗弼取廬濠等州超換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卽位錄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濬州防禦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効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爲賊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

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窠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匹賜其家大定二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覃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

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

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劔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寘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餽而汝獨孫諸儕且撒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真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贖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迹父屍乃獨率步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爲鄉軍中孚以爲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祇見其害未見其利也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

人爲中孚懼而中孚不之顧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掙克之患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爲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爲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



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至爲諸市其時以人之望故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爲涇原副將知  
德順軍事睿宗經畧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  
階成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爲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  
宋將關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  
饒風關得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  
代彥琦爲秦鳳經畧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  
徙治北山因險爲壘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  
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畧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  
南陝西賜宋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畧使

慕洧謀入夏將闕關陝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  
之洧敗入于夏中彥與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  
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爲靜  
難軍節度使歷彰化軍鳳翔尹改尹慶陽兼慶原路兵  
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毆死僚佐梁郁郁遠人  
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彥力爲正其罪竟寘于法改彰德  
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姦豪無所蔽匿人服其明正隆營  
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  
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

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  
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  
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  
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  
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  
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稽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  
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俄遷平  
陽海陵將伐宋驛召赴關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  
細鎧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卽位赦書至鳳翔諸將  
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

彥入朝以軍付統軍合喜及見上賜以所御通犀帶封  
宗國公尋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  
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箝甚於剽  
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踰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  
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紛緒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  
得戍兵爲盜者悉論如法帥府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  
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未  
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  
總管華州劉海構亂旣敗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中彥  
惟論爲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隴逋龐拜四族恃險

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畧中彥曰此羌服  
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卽至積石達南寺酋  
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大悅遣  
張汝王馳驛勞之賜以毬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司  
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賣降恐後此  
其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  
壬人李成盜賊之靡孔彥舟漁色親出自絕人類又何  
責也張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  
戰沒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讐金以地與齊  
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  
肩臣金若趨市然惟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  
常也哉吁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  
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姚平仲乘  
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  
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  
之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  
元年貶韶州二年康王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  
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

倫朱弁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  
制度頗愛虛中有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卽受之與韓昉  
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  
三年熙宗卽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  
仕批荅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神功碑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誓表曰自  
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  
之於敵邑亦乞竝用此約於是詔尚書省移文宋國理  
索張中孚張中彥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

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聽其所欲  
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携家北來四年轉承  
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  
訕凡見女直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  
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搃其  
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  
括酬幹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鞫治無狀  
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  
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  
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寃之士談字季

默高瓊之後宣和末爲忻州戶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羣遊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數年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爲來哉惟元帥察之天會十年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畧南邊密主和

議乃遣倫歸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天會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撻懶曰河南之地土國旣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朝廷厭其無能爲也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於是倫適至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太宗長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俱入朝熙

宗以宗雋爲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懶宗磐宗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有異圖遂合議以齊地與宋自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倫先歸明年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母韋氏兄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懶皆以謀反屬吏熙宗誅宗磐宗雋以撻懶屬尊赦其死以爲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奪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曰撻懶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會撻懶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

有司詳讀康王表文不書年閱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藍公佐歸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三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禰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贊云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紈袴之子市井為  
徒此豈行己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三子之死雖寬  
其自取亦多矣

金史卷七十九

金史卷八十

熙宗元年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冊

列傳第十八

熙宗三子

道濟只黑木而景命工墜其對于

斜卯阿里正突合速罪烏延蒲盧渾英赤盞渾

大臭

本名搭不也 磐 本名蒲速越 阿里補 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

有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

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翦鬚奏告天地宗廟戊午冊爲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並遷賚皆有賜己未詔天下十二月濟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因是夜薨諡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道濟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玄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爲賢妃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卽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挺槍馳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阿里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里追及于曷懶水高麗人爭走水上阿里乘之殺畧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



五萬擊走之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日之間三破重敵功豈可忘乃厚賜之幹塞烏睹本攻駝吉城阿里鑿墉爲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授猛安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孛堇忽沙里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遽去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旁近女直皆保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爲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芻俱盡牛馬相食其踪尾人易子而食夜縫二人出告急於阿里阿里

赴之內外合擊之破其衆於闢離密罕水上勦殺幾盡水爲之不流蒲離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臥舟中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卽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平攻顯州下靈山縣取梁魚務敗余睹兵功皆最後與散睹魯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酋也麾兵

奮擊皆殺之餘衆大潰來州隰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  
里來救卽解圍去闍母討張覺有兵出樓峯口山谷間  
阿里散篤魯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闍母討張  
覺阿里再敗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敗之孟陽  
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  
之進圍真定阿里與婁室豁魯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  
軍畢登克其城師至河上粘割胡撒擊走宋人扼河津  
兵數千遂渡河諸將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敵四百盡殪  
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  
禦之其衆大潰還攻趙州降之六年伐宋主取陽穀莘

縣敗海州兵八萬人海州降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招  
降滕陽東平泰山羣盜盜攻范縣擊走之獲船七百艘  
宗弼攻下睢陽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  
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賈船四百與壽春相近未列速  
以騎四百破康民斬馘數千與當海大臭破賊十萬於  
淮南比至江連破宋兵獲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寧阿里  
蒲盧渾別降廣德軍先趣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  
二千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  
兵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  
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曹娥江敗宋兵

於高橋鎮至明州頗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軍餘姚宗弼使當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主自昌國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隳明州與宗弼俱北歸睿宗經畧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河阿里斜喝韓常三猛安爲前軍十二年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詔賜阿里錢千萬自結

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爲迭里部節度使歷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例封韓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諡智敏阿里性忠直多智畧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突合速宗室子拏罕塞人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應州賊平之撫安其民而還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八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

突合速攻下之進取文水縣後從諸師列屯汾州之境  
宋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  
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宗翰南伐至潞還太原  
猶未下卽留完顏銀朮可總督諸軍經畧其地於是宋  
援兵大至突合速從馬五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聞  
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  
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人獲馬及資糧甚衆宋制置  
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與拔离速以步騎萬餘  
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銀朮可乃召突合速使中  
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于殺

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復與拔离速  
擊破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骨赧突合速拔离速  
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及再舉  
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突合速沃  
魯以五百騎爲前驅往招河陽先據黃河津宋兵萬餘  
背水陣進擊敗之皆擠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將西  
趣陝津畧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憲州遇其援軍擊敗  
之生擒其將孛堇濃瑰朮魯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  
兵助擊梯衝竝進遂克其城孛堇烏谷攻石州屢敗亡  
其三將軍士歿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

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馬五拔禽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潁昌府皆克之天眷初除彰德軍節度使三年爲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戶卒年七十三正隆二年贈應國公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爭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

五六十月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爲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古刺龍虎衛上將軍蒲盧渾膂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黃龍府力戰有功闍母敗于兔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給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郭藥師蔡靖以燕京降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將漢兵千隸完

顏蒙适攻真定進攻贊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槍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賜金五十兩睿宗爲右輔元帥已定關陝議取劍外諸州遂拔和尚原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主在揚州蒲盧渾與蒙适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其餘兵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隳明州而歸語在阿里傳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尚衣一襲尋致仕海陵遷中

都起爲歸德尹就其家授之賜銀牌襲衣玉吐鶻馳驛之官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違程復聽致仕召赴京師至薊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獲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馳逐擊獸健捷如此賜以御服封幽國公除太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太宗正事項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庫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自愛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旣而復止之乃遣

別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沒海陵遇害軍還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京留守世宗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卒十八年孫扎虎遷廣威將軍襲烏吉敵昏山世襲猛安并親管謀克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嘗以張爲氏後家萊州暉體貌雄偉慷慨有志畧少遊鄉校遼季以破賊功授禮賓副使領萊隰遷潤四州屯兵天輔六年

降仍命領其衆從闍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皆與有功以粟萬五千石助軍授洺州刺史宗望初伐宋孟陽之戰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暉與諸將擊敗之追殺至城下訖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暉皆與焉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暉以二謀克兵擊走之凡城中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旣克宋還從攻河間敵將李成以雄莫之兵來援暉與所部迎擊馬傷而墮暉輒奮起步鬪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多逼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暉力戰達旦賊始

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傅城力戰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從睿宗經畧山東旣攻下青州復從闍母攻濰州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芻茭乘風縱火發機石暉率將士衝冒而下力戰敗之軍還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進攻城中砲出幾中暉拂其甲裳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汝陽破賊衆于梁山灤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旣敗敵兵因傅城諭以禍福乃舉城降暉

約束軍士無秋豪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從攻壽春歸德及渡淮爲先鋒遇重敵于秀州蘇州皆擊敗之遂至餘杭通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爲多乃還載資治通鑑版以歸大軍過江寧徙其官民北渡時暑多疾疫老弱轉死道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力營救之竟得免富平之戰暉左右翼遇濶而敗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熙河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吐蕃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訛魯補等攻下之獲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還攻慶陽兩敗重敵殺其將戴巢師



還遷歸德軍節度使宋州舊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  
生徒肄業者復其身人勸趨之屬縣民家奴王夔者嘗  
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其業夔後至顯官密  
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貧不克葬暉爲營治葬事且資  
給其家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鎮丁母憂尋以舊職  
起復旣廢齊爲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二年復河南宋人  
乘間陷海州帥府以登萊沂密四州委暉經畫敵無敢  
窺其境者爲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光祿大  
夫俄以罪罷久之起爲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遷南  
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尚書右丞

封河內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爲興  
平軍節度使正隆降王爵爲樞密副使封景國公未幾  
復爲左丞封濟國公尋除大興尹封榮國公薨年六十  
五大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臭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  
遼遼人徵兵遼陽時臭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臭脫  
身走寧江寧江破臭越城而逃爲軍士所獲太祖問其  
家世因收養之收國二年爲東京奚民謀克是時初破  
高永昌東京旁郡邑未盡服屬使臭伺察反側有聞必  
達太祖以爲忠實授猛安兼同知東京留守事取中西

兩京隸闍母軍遼軍二十萬來戰吳王使臬以本部守營臬堅請出戰不許或謂臬曰戰危事獨苦請何也臬曰丈夫不得一決勝負尚何爲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吳王聞而壯之乃遣出戰既合戰闍母軍少却遼兵後躡之臬麾本部兵橫擊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天會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議未決臬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輕銳潛升於樓角之間遂克其城軍至濬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臬捕得十餘舟使勇悍者徑渡擊其守者而奪

其戍柵由是大軍俱濟明年再伐宋授萬戶賜金牌旣破汴京臬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闍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臬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臬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旣傅城諸將方經營攻具未鳴鼓臬軍有素備遂先登軍帥以臬未鳴鼓輒戰不如軍令請罪臬朝廷釋弗問仍例賞之宗弼伐江南濟淮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臬率本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殺萬餘人王善來降將渡江臬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江口臬視其水可涉則麾兵捨舟趨岸疾擊之

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  
臭與鵬盧補擊走之師還臭留爲揚州都統經畧淮海  
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北東路兵馬十一年入  
見太宗賜坐慰勞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米襲馬卒  
匹及鞍轡鎧甲改元帥右都監齊國廢臭守汴京熙宗  
念臭久勞降御書寵異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謀  
克以臭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戶是歲拜元帥右監軍  
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遂班師臭獨留汴行元帥  
府事皇統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進左監軍天德  
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右丞遷平章行臺省事進行

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帥撒离喝以  
爲行臺左丞相使臭伺察之詔軍事不令撒离喝與聞  
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臭爭軍事不能得遂與臭  
有隙海陵竟殺撒离喝召臭入朝拜尚書右丞相封神  
麓郡王四年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傅領三  
省事累封漢國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問之是歲  
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廢務三日禁樂三  
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  
使敬嗣暉宣諭之贈太師晉國王諡傑忠遣使護喪歸  
葬正隆奪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伐宋功進官一階磐心少之頗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己意更代護衛婁室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磐屬內侍僧兒員思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使自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責隴州防禦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執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令補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禦

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坐事除名起爲韓州刺史改邠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職久之尚書省奏大磐以年當叙上曰剛暴之人屢冒刑章不可復用太傅大臯別無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

阿离補宗室子系出景祖屢從征伐滅遼舉宋皆有功天會九年睿宗經畧陝西阿离補爲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宗弼撫定鞏洮河西寧蘭廓等州軍來賓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處漢官軍民蕃部酋長甚衆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猛安沙离質親管謀克之餘戶以阿离補爲世襲

謀克天會十二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  
眷三年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  
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  
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死康宗時不及與馳騫遼宋之  
郊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  
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徐國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濮  
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  
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青光祿大夫蒙适隨  
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婆盧火開府儀同三司  
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林荅泰

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臬大興尹赤盞暉金吾衛  
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弁阿离補咸著  
勲焉子言方言別有傳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都監方專  
事財賄不恤軍旅詔戒之曰卿宗室舊人乃縱肆敗法  
惟利是營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必罰無  
赦大定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  
節度使上曰卿本無功歷顯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惡  
在京兆貪鄙彰聞至無謂也朕念卿已過中年必能悛  
改慎勿復爾除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

為招討都監以佐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簡閱沿邊士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僕隸代役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居處之便亦不可召集擾之久之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削一階解職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贓除名方後遷橫海軍節度使入為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初阿魯當授謀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荅補襲之兀荅補死烏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為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逆黨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離補功亦不可廢絕特詔

方襲之云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臭阿離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通鑑四庫全書

通鑑卷八十一

列傳

七

其世... 蘇... 贊... 金史卷八十

金史卷八十一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九

蕭檣 鵬謀 琶 迪姑迭

夾谷謝奴

黃擱敵古本

夾谷吾里補

高彪

伯德特里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乾隆四年校刊

金史卷八十一 列傳

田灝對詩

趙賊定矣

鶻謀琶木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寬厚重節義勇於戰父阿鶻土贈金吾衛上將軍穆宗時鶻謀琶內附先遣子寧吉從間道送欵遂使活里曠與鶻謀琶合軍攻降諸部因領其衆與弟胡麻谷渾坦姪阿里等攻下諸城從撒改破塢塔城穆宗屢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石適歡討平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與其兄弟胡八雙括等欲叛歸遼鶻謀琶執之送于康宗賜賚甚厚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陲魯城有功天輔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贈銀青光祿大夫

迪姑迭溫迪罕部人祖扎古廼父阿胡迭世爲胡論水部長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攻寧江州敗遼援兵獲甲馬財物攻破奚營回至韓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斡魯古與遼人戰於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諸軍復振遂大破之護步荅岡之役乙里補孛堇陷敵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黃龍府身被數創授猛安天輔七年從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贈光祿大夫

夫蓋兵自寧州東門出到於罕遊羣盡意之以也對阿徒罕溫迪罕部人年十七從撒改斡帶等討平諸部皆身先力戰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斡塞禦之阿徒罕



爲前鋒高麗有屯于海島者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  
焚其營柵戰艦大破之遂下馳吉城旣而入城皆下功  
最遠兵自寧江州東門出阿徒罕逆擊盡殪之以功授  
謀克從攻黃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竟登其城後與烏  
論石準援照散城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遂夜過益  
褪水詰朝大敗之幹魯上其功賜幣與馬天輔四年五  
月疾病賜良馬一匹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  
悼惜之遣使弔祭以馬爲贈阿徒罕爲人孝悌好施惠  
健捷善弋獵至角觝擊鞠咸精其能  
夾谷謝奴隆州納魯悔河人也國初祖阿海率所部來

歸獻器用甲仗父不刺速襲本部勃堇從太祖伐遼授  
世襲猛安親管謀克爲曷懶路都統謝奴其長子也長  
身多髯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旣冠隨其  
父見太祖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西京未下謝奴獲  
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都統府得爲之  
備却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還過判泥恩納阿遇敵  
於隘謝奴身先士卒射殺敵中先鋒二人敵潰走總管  
蒲魯虎以甲及馬贈之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  
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雛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  
五十人戰克之與吳玠相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吳玠乘

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計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謀克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潛兵襲取石閭諸營謝奴自渭南大禹鎮掩其伏兵射中其軍帥宋兵敗走多獲旗幟兵仗帥府厚賞之除華州防禦使入爲工部侍郎遷本部尚書改平涼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卒阿勒根沒都魯上京納鄰河人也後徙咸平路梅黑河雄偉美鬚髯勇毅善射國初伐遼沒都魯在軍中領謀克猛安每遇敵往來馳突人莫敢當故所戰皆克皇統元年計功擢宣威將軍明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移刺都剌詳穩授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爲滑州刺

史改肇州防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驃騎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累官金吾衛上將軍年七十三黃摑敵古本世居星顯水從破寧江取咸州平東京路及諸山寨柵皆有功從麻吉破遼將和尚節使兵七千於上京復破那野軍二萬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麻吉被創不能戰敵古本率兵擊敗之勦殺殆盡從攻回鶻城破其兵九萬敗木匠直撒兵於山後俘獲甚衆敗昭古牙之兵三千獲其家屬而還攻平州張覺吾春被圍於西山敵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圍并獲糧五千斛招降戶口甚衆從平興中撫安其民人天會間大軍伐宋

敵古本從取濬開德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  
統間以功襲謀克移屯於壽光縣界爲千戶六年授世  
襲千戶棣州防禦使卒

蒲察胡蓋案出澣水人年十八從軍其父特斲死襲爲  
謀克天輔間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胡蓋從婁室迎戰  
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天會三年大軍攻太原城中出兵  
萬餘來戰胡蓋以所領千戶軍擊之復敗敵兵三萬餘  
於榆次境六年從婁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  
戰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餘萬我軍右  
翼少却時胡蓋爲左翼千戶摧鋒陷陣敵遂敗去敗張

浚富平復有功十三年擊關師古於臨洮衆三萬餘從  
攻涇州從破德順秦鞏臨洮河蘭等州破吳璘兵胡蓋  
皆有力焉授德順州刺史改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卒年  
五十五

夾谷吾里補暗土渾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討烏春窩謀  
罕有功吾里補隸婁室帳下攻係遼女直招降太彎照  
三等從婁室救幹魯古于威州敗遼兵于押魯虎城遼  
軍營遼水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遼軍驚潰殺獲  
幾盡幹魯伐高永昌吾里補以數騎奮擊於遼水之上  
復以四十騎伏于津要遇其候騎擊之獲生口因盡知

永昌虛實太祖嘉之賞奴婢八人永昌駐軍於兔兒陀先據津要軍不得渡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永昌衆稍却大軍遂渡遼水及攻廣寧軍帥選勇士先登吾里補與赤盞忽沒渾各領所部突入其陣大軍繼之遂拔廣寧太祖攻臨潢吾里補面被重創奮擊自若賞以遼宮女二人遼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補以四十騎覘敵獲遼喉舌人因知遼主所在後從都統幹魯定雲中從宗翰屯應州遼軍在近境吾里補以所部擊敗之宗望伐宋宋安撫使蔡靖詣吾里補降婁室攻陝西諸郡往往復叛吾里補攻敗之敗張浚軍于富平吾里補

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遂以先鋒攻蘭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將軍授世襲猛安累官孛特本部族節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國公吾里補多智畧膂力過人雖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劇賊嘯聚出特鄙關吾里補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事聞賞賚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年百有五歲

宋軍擒其弟赤盞忽沒渾之宗望王伯龍瀋州雙城人也遼末聚黨爲盜天輔二年率衆二萬及其輜重來降授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三年太祖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輓夫千五百人皆授甲慶和已將兵行前伯龍從糧居後遇遼兵

五千餘邀於路伯龍率輓夫擊敗之獲馬五十匹四年  
從攻下中京并克境內諸山寨爲靜江軍節度留後五  
年真授節度使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馳擊  
手殺數十百人遷右金吾衛將軍白河之戰伯龍當其  
左軍麾兵疾馳蹂之宋軍亂我師乘勝奮擊敗之宗望  
伐宋伯龍爲先鋒次保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  
民十餘萬大軍圍汴宋太尉何桌以軍數萬出酸棗門  
伯龍以本部遮擊多所斬獲及破汴伯龍以治攻具有  
功進破孔彥舟酈瓊衆三萬於洺州是年同知保州兵  
馬安撫司事將兵數千攻北平拔之復取保州河間睿

宗經畧山東伯龍從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襲伯龍  
營伯龍不及甲獨被衣挺刃拒營門敵不得入因奮擊  
殺數十人已而軍士皆甲出殺傷宋兵不可勝計并獲  
其一將斬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龍第一六年還攻莫州  
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撫使破李固寨衆十餘萬於  
濮州濮城守城中鎔鐵揮我軍攻之不能剋伯龍被重  
甲首冠大釜挺搶先登殺守陴者二十餘人大軍相繼  
而上遂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克徐宿邳三路軍  
馬都統敗高托山之衆十五餘萬於清河進擊韓世忠  
於邳州走之與大軍會於宿遷追世忠至揚州還攻泗

州泗州守將以城降屯軍磁陽破陳宏賊衆四十餘萬  
破黃戩於單州進攻歸德軍帥遣伯龍立攻具伯龍從  
三十餘騎行視地形城中忽出兵千餘欲生得伯龍伯  
龍縱騎馳之敵兵亂墮隍而死者幾二百人破王善之  
衆於巢縣取廬州和州伯龍之功多軍渡采石擊敗岳  
飛劉立路尚等兵獲芻糧數百萬計還過真揚道遇酈  
瓊韓世忠軍復戰敗之復爲莫州安撫改知澤州太行  
羣賊往往嘯聚伯龍皆平之天眷元年爲燕京馬軍都  
指揮使從元帥府復收河南權武定軍節度使兼本路  
都統宋兵據許州伯龍擊走之招復其人民是年秋泰

安卒徒張貴驅脅良民據險作亂伯龍討平之皇統元  
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還三年爲武定軍  
節度使改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  
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間例贈特進  
定國公與祖暉皆天德武定安撫使之矣人負劍吐命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興辰開三鎮  
節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  
言爲其時日不利於已欲不舉其母爲營護居數歲竟  
逐之彪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  
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

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  
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幹魯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  
降以爲榆河州千戶久之告老彪代領其衆都統杲攻  
中京彪領謀克從幹魯破遼將合魯燥及韓慶民於高  
惠之境已而駐軍武安合魯燥以勁兵二萬來襲從幹  
魯出戰與所部皆去馬先登奮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  
所在屯結彪屢戰有功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  
敵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望伐宋爲猛安師次真定彪  
率兵士七十人臨城築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擊  
走之大軍圍汴以五十騎屯於東南水門宋人再以重

兵出戰彪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復破敵於霸州擒其  
裨將祝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彪率三謀克兵  
擊敗之天會五年授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明年伐  
宋從帥府徇地山東攻城克敵數被重賞七年師至睢  
彪以所部招誘京西人民次柘縣其官吏出降彪獨與  
五十餘騎入城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其衆力  
戰敗之撫安其民而還從梁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  
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  
至黃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載兵士  
二百餘彪度垂及以鈎拽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

殺甚衆餘皆逼死於水中明年從攻陝西師至寧州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廓州始至有來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內應彪卽夜從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者皆殊死戰諸軍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與阿里監護漕糧并戰艦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擊敗之擒其將蕭通擊漣水賊水寨進取漣水軍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勝捷齊國旣廢攝滕陽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撫諭徐宿曹單滕

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爲武寧軍節度使頗黷貨嘗坐贓海陵以其勲舊杖而釋之改忻州防禦使歷安化安國武勝軍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改京兆尹封郜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爲武定軍節度使歸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爲樞密副使舒國公賜名彪卒年六十七諡桓壯彪性機巧通音律人無貴賤皆溫顏接之

溫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閔阿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謀畧以智勇聞都統杲取中京蒲里特權猛安領軍五千遇契丹賊萬餘與戰敗之出袞古里道敗敵八



千餘至臘門華道復以伏兵敗敵萬人太祖定燕自儒  
州至居庸關執其喉舌人有頃賊三千餘人復寇臘門  
華道蒲里特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風而遁遂奮擊  
之親執賊帥皇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  
衆奄至蒲里特擊之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蒲里特  
率親管猛安身先士卒衝擊敵少却乃張左右翼併擊  
之敵衆散走而別遇兵二萬來援復以兵三千擊走之  
時邳州土賊嘯聚幾二十萬蒲里特軍三千分爲數隊  
急攻之賊潰去南京路遇敵軍二萬蒲里特以軍三千  
擊敗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復擊敗之皇統二年遷

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轉寧州刺史  
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永定軍節度使海陵南征改武  
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使改泰寧軍卒  
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帶武功將軍本猛安奚出痕世  
襲謀克本附之伯德特离補奚五王族人也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  
撻不也歸朝授世襲謀克後以京兆尹致仕特离補招  
降松山等州未附軍民及招降平州蘇州境內督之耕  
作宗望伐宋特离補爲軍馬猛安與諸將留規取保遂  
安三州攻安肅軍河間雄保等兵十餘萬來救特离補

率所部先戰大軍繼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肅特离補攝  
通判事降將胡愈陰結衆謀亂特离補勒兵擒愈及其  
衆五十餘人安肅軍改爲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  
獲太行羣盜元帥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屬之擒王會孫  
小十苗清等羣盜遂平遷濱州刺史廉入優等以母憂  
去官起復本州改涿州刺史入爲工部郎中從張浩營  
繕東京宮室及田穀黨事起朝省爲之一空特离補攝  
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爲同知東京留守天德三年復  
爲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憂起復洛州防禦使正  
隆盜起州縣無兵不能禦洛舊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補

乃引水注濠中以爲固盜弗能近州賴以安遷崇義軍  
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特离補爲人孝謹爲政簡  
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  
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戰功累遷  
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謀奔于夏懷義諫  
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  
宗翰幹魯經畧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  
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  
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

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歲滋畜牧蕃息矣從宗翰伐宋降馬邑破鴈門屯兵進攻太原以所部別降清源縣徐溝鎮遂與諸將別屯汾州之境時河東陝西路兵來救太原劉光世折可求柵于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遂過平陽出澤潞以趨河陽所至皆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鄆州及討平鄭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澤縣從破大名東平府徐兗等州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改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

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爲太原尹治有能聲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廉給之每歲春水扈從餘聽自便明年再請老得謝給俸廉之半海陵卽位封漆水郡王進封莘王久之進封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其子神都幹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迎侍之官神都幹從海陵南征懷義卒于雲中年八十二

蕭王家奴奚人也居庫党河爲人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爲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

鄉人來降命爲千戶領之奚王回离保旣死其親黨金臣阿古者猶保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餘衆時平灤多盜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斬馘執俘數被賞賚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亦與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兵明年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焚我攻具祈州河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濱州賊葛進聚衆數萬臨淄李堇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王家奴領謀克先登力戰大破其衆明年攻滄州宋兵拒戰復從照里擊走之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

海島卽以商船十八進襲斬首七百級獲舟二十天會八年除靜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戶從梁王宗弼征伐爲萬戶還爲五院部節度使天德二年改烏古迪烈招討都監卒

田灝字默之興中人遼天慶八年進士歷官金部員外郎權歸德節度使太祖定燕灝舉四州版圖歸朝加都官郎中權節度使事四遷知真定府事招降齊博游貴等賊衆五千餘人已而貴復叛去灝遣齊博僞叛從貴因令伺間殺之降其衆賊壘悉平三遷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是時新定力役灝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

蘇賦比他州獨輕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尋改絳陽軍節度使居三年以疾請謝事徑解印歸數奏不允移鎮振武軍入爲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于家

趙賊字德固遼陽人其婦翁以優伶得幸於遼主賊補閣門祇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灤州宗望討張覺賊踰城出降授洛苑副使爲灤州千戶遷洛苑使檢校工部尚書從伐宋至汴遷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與有功改商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沿邊安撫司事明年權知濟州事八年從定河南授隴州團練使十年改知石州賊久在兵間不善治民坐謗議謫監平州甜水鹽齊國廢河南皆以宿將守之授賊宿州防禦使統本路軍兵賊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賊以橐金贈之其子悉爲私費復代輸之頃之有訟徐帥不法者朝廷使賊鞫治賊委曲營護坐是廢罷寓居於燕海陵出領行臺省至燕賊往見之因訴其事及海陵卽位起爲保大軍節度使貞元初改內省使未幾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明年再徙順義興平入爲太子詹

事鎮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後十餘年賊子孫司徒張  
 通古子孫皆不肖淫蕩破貲產賣田宅世宗聞之詔曰  
 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生  
 之母致鬻賣仍著于令詳前如交州營衛坐具刻籍寓  
 萬州以棗金餽之其下悉為軍費詳前分練之風之官信  
 軍兵刻重筭對論士嘗以事至者皆入于貧官幾百  
 萬詳前刻重南習以官信之司其內好無於絲本祖  
 百州刻八詳前刻重南習以官信之司其內好無於絲本祖  
 蘇氏將州事八年為安州山外州州縣對十半刻賦  
 金史卷八十蘇氏將州事八年為安州山外州州縣對十半刻賦

金史卷八十一宋樂順公宋其六十八人

軍職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干列傳第二十一

文直郭藥師字安國耶律塗山

源藥烏延胡里改人烏延吾里補人

蕭恭回蘇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刺耶律恕

郭企忠烏孫訛論

顏蓋門都僕散渾坦

鄭建克烏古論合三

移刺溫

蕭仲恭 子拱

蕭仲宣 清

高松 軍

海陵諸子

光英 照

元壽 照

矧思阿補

廣陽 督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爲其渠帥幹魯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三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

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免宋人猶厚賞之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藥師爲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之藥師破順安軍營

殺三千餘人海陵卽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魏齊藥師子也郭安國藥師子也累遷奉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銖同知安武軍節度使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竝斬諭之曰朕非以宮闕壯麗也自卽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姦細燒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

寬貸之押宿人兵法當處死疑此輩容隱姦細故皆斬也安國性輕躁本無方畧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軍興領武捷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爲前鋒海陵授諸將方畧安國前奏曰趙構聞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構卽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卽位海陵謀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弒衆惡安國所爲與李通輩皆殺之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



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其不佞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在遼世爲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遙里相溫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爲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從攻太原隆德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與正隆例贈特進郃國公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窟謀克因

家焉從闖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車四百輛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羣盜平之毀其營柵兗州羣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臯鎮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爲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錡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右胡里改以所部遇

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蒲魯  
渾狗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屯襄  
陽府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  
已渡江方營壁壘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  
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  
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  
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而  
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  
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  
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陽

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  
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順軍節度  
使十年移鎮顯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  
十六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朶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嶺人也徙大名路天會中從其  
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懶以事赴闕以達吉  
補自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隍  
城中兵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却之王師下青州力戰  
有功獲馬百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青州戍將覲吉補  
以萊州兵衆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

之遂降其四營拔其一營得戶四千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攻破其營降戶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清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獲甚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之時覲吉補敗于恩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敵萬餘宋兵十萬在單父間總管宗室移刺屋選步卒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畧密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三千餘吾里補與孛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夜賊兵數千來

襲營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後從大軍攻楚揚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皇統七年益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隆初爲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爲保太軍節度使是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阿隴據險要攻郡邑元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軍卒于軍中

世襲猛安王昔忒軍中叅贊伯孫承時孫蕭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攻興中遂以爲興中尹師還以恭爲質子宗望伐宋翊當

領建興成川懿五州兵爲萬戶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及渡淮襲康王皆在軍中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奚人之屯濱棣間者皆隸焉改棣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爲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問禁中起居狀決杖奪一官貞元二年爲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書爲宋國生日使以母憂去官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四年遷光祿大夫復爲兵部尚書是歲經畫夏國邊界還過臨潼失所佩

金牌至太原憂恙成疾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諭恭曰汝失信牌亦猶不謹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歸則無以爲辭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篤稽顙受命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奠賻贈甚厚并賜廐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旣葬汝則乘之禮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從睿

宗經畧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盜三千擊敗之又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帥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數千宋兵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白塔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別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爲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中地形修道築城十二年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及觀劉豫治齊狀盡得其虛實睿宗甚嘉之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廬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刺馳奏賞以金盃重彩五端絹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入爲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馬累轉泗州防禦使三遷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爲人謹愿有志喜讀書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高八來歸婁室

問高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高八對曰  
耨里可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  
關特爲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陝  
西叅謀委以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  
中海陵爲平章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  
也何朋黨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爲沁南軍  
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爲  
叅知政事以疾求解爲興中尹入爲太子少保正隆元  
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祿

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  
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  
度使至昌金降爲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  
母喪哀毀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  
大軍至雲中遣耶律坦招撫諸部企中來降軍帥命同  
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  
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天會三年伐宋領西  
南諸部番漢軍兵爲猛安從破鴈門屯兵加桂州管內  
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聚衆數千于五臺

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  
初下居民多爲軍士掠去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  
願聽其親舊贖還帥府從之未幾完實如故石州賊聞  
先生衆數萬至城下僚屬慮有內變請爲備企忠曰吾  
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守會援至合擊破之  
六年改靜江軍節度留後遷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  
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沁州刺史到官  
歲餘卒年六十八

烏孫訛論善騎射襲父撒改謀克從蒙刮攻東京及廣  
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蕭霸哲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

騎偵之逮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霸哲衆  
九萬且至故蒙刮得以爲備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  
汴訛論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  
破敵一千於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開州訛論以  
騎四百守河復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  
先具舟于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訛論濟師敗  
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帥二千入  
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寧十五年沂州竇防禦叛  
訛論敗之獲竇防禦錄前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  
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

東以功受賞不可勝計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  
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卒安祿山亂軍  
顏蓋門都隆州帕里千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  
其兄羊艾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歿遂擐甲代其兄  
充軍睿宗定陝右以門都爲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戶  
攻饒風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遣門  
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賞銀五十  
兩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陝西特召門都至  
令齎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旣  
還宗弼賞以良馬銀絹事畢復遣從杲天眷初叛將定

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爲名遂以  
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同率  
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得脫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  
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  
授門都牌劄令往撫定門都所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  
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皇統初遷廣威將  
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知保安軍事天德  
三年爲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爲寧州刺史大定  
初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帥府承制以  
門都爲勇烈軍都總官領軍討之宋人保據德順都監



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刺會宗室璋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日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卒于官十九年錄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武功將軍門都性忠厚謹愨安置營壁尤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廼號令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僕散渾坦蒲與路挾懣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年十六從其父胡沒速征伐初授脩武校尉爲宗弼

扎也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鄆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慈州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木海鸞猛安涉里幹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永定軍改咸平尹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召渾坦至南京旣見沉思久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憐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卽位以爲廣寧尹窩幹反爲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敗窩幹於長灤改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

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爲利涉軍節度使復以  
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渾坦歷一十七官未  
嘗爲佐貳性沉厚有識雖未嘗學問明於聽斷所至有  
治聲云官以世姪其子嗣開公野公治與平軍節度使  
鄭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  
安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劉光  
烈兵八萬來攻建充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  
會斜喝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賀貴遷節制司統制軍  
馬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  
延安爲宋守建充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齊

國建累遷博州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  
爲宋環慶路經畧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  
仍以爲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  
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  
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  
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  
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  
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  
事於朝建充性剛暴常畜獠犬十數奴僕有罪旣笞已  
復嗾犬噬之骨肉都盡雖謙遜下士於敵已上一無所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金史卷之四十一  
建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於獄中長子愬亦死焉  
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換竊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誣建  
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無狀方奏止攝事者素與建充  
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給建充曰朝省有命奈何  
建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於獄中長子愬亦死焉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人後徙真定睿宗爲右  
副元帥聞三合勇畧選充扎也後從宗弼征伐補麴院  
都監未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  
統元年領漢軍千戶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除同知鄭  
州防禦使事再遷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洺州防禦

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積勞苦逮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  
矣今典名郡所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  
翔尹陝西路統軍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先  
寬簡邊庭久寧人民獲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  
年世宗追錄三合舊勞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  
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階武功將軍  
移刺溫本名阿撒遼橫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  
元帥伐宋溫從大臭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  
初下宋遣謀人扇構百姓應者數萬人溫擒其謀者遂  
不敢竊發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

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溫從軍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羣臣宗弼欲有奏請已被酒失次溫掖而出宮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婿紇石烈志寧曰汝可效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脩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戶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

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爲政疵癘水泛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旣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本名木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

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戚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歷宮使本班詳穩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我爲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王傷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憇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

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卽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旣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左

丞相居無何入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  
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爲書以玉  
山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二諡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  
儀同三司鄭國公子拱以又罪稽仲恭論禁言論以故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海陵爲宰相徵取  
人譽薦大臣子以爲達官遂以拱爲禮部侍郎耶律彌  
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爲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  
是時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竊憂之  
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  
京聞訃以本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

入宮果如仲恭所相度卽遣出宮夜半召拱至禁中詰  
問無狀海陵終疑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待  
命踰年不報歸蘭子山治猛安事是時蕭恭張九坐語  
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  
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語涉怨謗海陵遣使鞫  
之戒傳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  
事使者不復問拱但榜掠其左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  
見殺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歲  
遙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

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  
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  
權宣徽使從睿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皇統二年  
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  
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  
其面朔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年六  
十四

高松本名檀朶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  
善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  
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卽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

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  
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  
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  
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  
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幹  
論赴有司松從征窩幹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崇義軍  
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  
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  
松誼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  
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  
慶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  
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青光  
祿大夫賜宗正方錢千萬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爲皇  
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  
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竝加宣武將軍賜  
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  
矣有子十人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

英受其衣海陵卽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  
後以英字與鷹隼字聲相近改鷹坊爲馴鷲坊國號有  
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亦改  
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縣光化軍爲通化軍云太  
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侍光英  
李中超換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率薛遵義丁憂起復  
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襁褓時養于宗正方家  
其後養于永寧宮及徒單斜也家貞元元年詔朝官京  
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居于東宮正隆元年三  
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京師大酺



漢劉四羊姓氏  
金史卷八十二 及介  
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鴉獲之海陵大喜命薦原廟賜  
光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  
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于山陵居數  
日復獲麀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  
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羣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  
英共載而入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  
當日遊宴於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光英頗警悟海陵  
謂侍臣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太  
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  
文小技何必作耶至於騎射之事亦不可不習恐其懦

柔也及將親征后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泣下曰吾  
行歸矣後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  
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  
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  
言海陵弑母事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陔滿訛里也爲太  
子少師兼河南南路統軍使以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  
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  
二後與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諸王墓次訛里也咸平路  
窟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遷昌武  
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南路統軍使太子少師

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訛里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爲京兆尹世宗謂之曰卿爲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畧陳蔡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

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祗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卽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祇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人直禁中因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臬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卽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陔滿訛里也以官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作色荒外作禽龍酒者音峻... 雖有一於此未或  
 不亡此戒人君不... 我雖使聲樂  
 喧動天地宰相... 交賦者乎外  
 問敢有竊議者... 公言之言  
 竊安不何辭矣... 陛下平德  
 吾于其何辭耶... 人之于不... 而... 乎...  
 軍... 至悉也... 豈... 其手乎... 言不... 人...  
 贊曰... 宋... 英... 守... 滿... 里... 以... 官... 兼... 燕...  
 正... 民... 南... 丹... 為... 木... 八... 十... 民... 性... 實... 國... 滿... 王... 大... 民... 農...  
 金史卷八十二... 贊... 且... 凡... 用... 幾... 千... 貫... 五... 半...



